資治通鑑/卷26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六十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七

► 卷二百六十二

起強圉大荒落，盡屠維協洽，凡三年。

資治通鑑 第261卷

【唐紀七十七】 起強圉大荒落，盡屠維協洽，凡三年。

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上乾寧四年（丁巳，公元八九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甲申，韓建奏：「防城將張行思等告睦、濟、韶、通、彭、韓、儀、陳八王謀殺臣，劫車駕幸河中。」建惡諸王典兵，故使行思等告之。上大驚，召建諭之，建稱疾不入。令諸王詣建自陳，建表稱：「諸王忽詣臣理所，不測事端。臣詳酌事體，不應與諸王相見。」又稱：「諸王當自避嫌疑，不可輕為舉措。陛下若以友愛含容，請依舊制，令歸十六宅，妙選師傅，教以詩書，不令典兵預政。」且曰：「乞散彼烏合之兵，用光麟趾之化。」建慮上不從，仍引麾下精兵圍行宮，表疏連上。上不得已，是夕，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裡，諸王勒歸十六宅，其甲兵並委韓建收掌。建又奏：「陛下選賢任能，足清禍亂，何必別置殿後四軍。縱有厚薄之恩，乖無偏無黨之道。且所聚皆坊市無賴奸猾之徒，平居猶思禍變，臨難必不為用，而使之張弓挾刃，密邇皇輿，臣竊寒心，乞皆罷。」遣詔亦從之。於是殿後四軍二萬餘人悉散，天子之親軍盡矣。捧日都頭李筠，石門扈從功第一，建復奏斬於大雲橋。建又奏：「玄宗之末，永王璘暫出江南，遽謀不軌。代宗時吐蕃入寇，光啟中朱玫亂常，皆援立宗支以系人望。今諸王銜命四方

者，乞皆召還。」又奏：「諸方士出入禁庭，眩惑聖聽，宜皆禁止，無得入宮。」詔悉從之。建既幽諸王於別第，知上意不悅，乃奏請立德王為太子，欲以解之。丁亥，詔立德王祐為皇太子，仍更名裕。

龐師古、葛從周並兵攻鄆州，朱瑄兵少食盡，不復出戰，但引水為深壕以自固。辛卯，師古等營於水西南，命為俘梁。登已，潛決濠水。丙申，浮梁成，師古夜以中軍先濟。瑄聞之，棄城奔中都，葛從周逐之，野人執瑄及妻子以獻。

己亥，罷孫偓鳳翔四面行營節度等使，以副都統李思諫為寧塞節度使。錢鏐使行軍司馬杜稜救婺州。安仁義移兵攻睦州，不克而還。

朱全忠入鄆州，以龐師古為天平留後。朱瑾留大將康懷貞守兗州。與河東將史儼、李承嗣掠徐州之境給軍食。全忠聞之，遣嵩從周將兵襲兗州。懷貞聞鄆州已失守，汴兵奄至，遂降。二月，戊申，從周入兗州，獲瑾妻子。朱瑾還，無所歸，帥其眾趨沂州，刺史尹處賓不納，走保海州，為汴兵所逼，與史儼、李承嗣擁州民度淮，奔楊行密。行密逆之於高郵，表瑾領武寧節度使。全忠納瑾之妻，引兵還，張夫人逆於封丘，全忠以得瑾妻告之。夫人請見之，瑾妻拜，夫人答拜，且泣曰：「兗、鄆與司空同姓，約為兄弟，以小故恨望，起兵相攻，使吾姒辱於此。他日汴州失守，吾亦如吾姒之今日乎！」全忠乃送瑾妻於佛寺為尼，斬朱瑄於汴橋。於是鄆、齊、曹、棣、兗、沂、密、徐、宿、陳、許、鄭、滑、濮皆入於全忠。惟王師範保淄青一道，亦服於全忠。李存信在魏州，聞兗、鄆皆陷，引兵還。淮南舊善水戰，不知騎射，及得河東、兗、鄆兵，軍聲大振。史儼、李承嗣皆河東驍將，李克用深惜之，遣使間道詣楊行密請之。行密許之，亦遣使詣克用修好。

戊午，王建遣邛州刺史華洪、彭州刺史王宗祐將兵五萬攻東川，以戎州刺史王宗謹為鳳翔西面行營先鋒使，敗鳳翔李繼徽等於玄武。繼徽本姓楊，名崇本，茂貞之假子也。

己未，赦天下。

上饗行廟。

庚申，王建以決雲都知兵馬使王宗侃為應援開峽都指揮使，將兵八千趨渝州；決勝都知兵馬使王宗阮為開江防送進奉使，將兵七千趨滬州。辛未，宗侃取渝州，降刺史牟崇厚；

癸酉，宗阮拔瀘州，斬刺史馬敬儒，峽路始通。鳳翔將李繼昭救梓州，留偏將守劍門，西川將王宗播擊擒之。乙亥，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孫偓罷守本官，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朱朴罷為秘書監。朴既秉政，所言皆不效，外議沸騰。太子詹事馬道殷以天文，將作監許巖士以醫得幸於上，韓建誣二人以罪而殺之，且言偓、朴與二人交通，故罷相。

詔以楊行密為江南諸道行營都統，以討武昌節度使杜洪。

張佶克邵州，擒蔣勳。

三月，丙子，朱全忠表曹州刺史葛從周為泰寧留後，朱友裕為天平留後，龐師古為武寧留後。

保義節度使王珙攻護國節度使王珂，珂求援於李克用，珙求援於朱全忠。宣武將張存敬、楊師厚敗河中兵於猗氏南。河東將李嗣昭敗陜兵於猗氏，又敗之於張店，遂解河中之圍。師厚，斤溝人；嗣昭，克用弟克柔之假子也。更名感義軍曰昭武，治利州，以前靜難節度使蘇文建為節度使。

夏，四月，以同州防禦使李繼瑭為匡國節度使。繼瑭，茂貞之養子也。

以右諫議大夫李洵為兩川宣諭使，和解王建及顧彥暉。

辛亥，錢鏐遣顧全武等將兵三千自海道救嘉興，己未，至城下，擊淮南兵，大破之。

杜洪為楊行密所攻，求救於朱全忠。全忠遣其將聶金掠泗州，朱友恭攻黃州。行密遣右黑雲都指揮使馬珣等救黃州。黃州刺史瞿章聞友恭至，棄城，擁眾南保武昌寨。

癸亥，兩浙將顧全武等破淮南十八營，虜淮南將士魏約等三千人。淮南將田頵屯驛亭埭，兩浙兵乘勝逐之。甲戌，頵自湖州奔還，兩浙兵追敗之，頵眾死者千餘人。

韓建惡刑部尚書張禕等數人，皆誣奏，貶之。

五月，加奉國節度使崔洪同平章事。

辛巳，朱友恭為浮梁於樊港，進攻武昌寨，壬午，拔之，執瞿章，遂取黃州。馬珣等皆敗走。

丙戌，王建以節度副使張琳守成都，自將兵五萬攻東川。更華洪姓名曰王宗滌。

六月，己酉，錢鏐如越州，受鎮東節鉞。

李茂貞表：「王建攻東川，連兵累歲，不聽詔命。」甲寅，貶建南州刺史。乙卯，加茂貞為西川節度使，以覃王嗣周為鳳翔節度使。癸亥，王建克梓州南寨，執其將李繼寧。丙寅，宣諭使李洵至梓州，己巳，見建於張杷砦，建指執旗者曰：「戰士之情，不可奪也。」

覃王赴鎮，李茂貞不受代，圍覃王於奉天。置寧遠軍於容州，以李克用大將蓋寓領節度使。

秋，七月，加荊南節度使成汭兼侍中。

韓建移書李茂貞，茂貞解奉天之圍，覃王歸華州。

以天雄節度使李繼徽為靜難節度使。

庚戌，錢鏐還杭州，遣顧全武取蘇州。乙未，拔松江。戊戌，拔無錫。辛丑，拔常熟、華亭。

初，李克用取幽州，表劉仁恭為節度使，留戍兵及腹心將十人典其機要，租賦供軍之外，悉輸晉陽。及上幸華州，克用徵兵於仁恭，又遣成德節度使王鎔、義武節度使王郜書，欲與之共定關中，奉天子還長安。仁恭辭以契丹入寇，須兵扞御，請俟虜退，然後承命。克用屢趣之，使者相繼，數月，兵不出。克用移書責之，仁恭抵書於地，慢罵，囚其使者，欲殺河東戍將，戍將遁逃獲免。克用大怒，八月，自將擊仁恭。

上欲幸奉天親討李茂貞，令宰相議之。宰相切諫，乃止。

延王戒丕還自晉陽，韓建奏：「自陛下即位以來，與近輔交惡，皆因諸王典兵，兇徒樂

禍，致鑾輿不安。比者臣奏罷兵權，實慮不測之變。今聞延王、覃王尚苞陰計，願陛下聖斷不疑，制於未亂，則社稷之福。」上曰：「何至於是！」數日不報。建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。諸王被髮，或緣垣，或登屋，或升木，呼曰：「宅家救兒！」建擁通、沂、睦、濟、韶、彭、韓、陳、覃、延、丹十一王至石堤谷，盡殺之，以謀反聞。

貶禮部尚書孫偓為南州司馬。秘書監朱朴先貶夔州司馬，再貶郴州司戶。朴之為相，何迎驟遷至右諫議大夫，至是亦貶湖州司馬。

鍾傳欲討吉州刺史襄陽周琲，琲帥其眾奔廣陵。

王建與顧彥暉五十餘戰，九月，癸酉朔，圍梓州。蜀州刺史周德權言於建曰：「公與彥暉爭東川三年，士卒疲於矢石，百姓困於輸輓。東川群盜多據州縣，彥暉懦而無謀，欲為偷安之計，皆啗以厚利，恃其救援，故堅守不下。今若遣人諭賊帥以禍福，來者賞之以官，不服者威之以兵，則彼之所恃，反為我用矣。」建從之，彥暉勢益孤。德權，許州人也。

丁丑，李克用至安塞軍，辛巳，攻之。幽州將單可及引騎兵至，克用方飲酒，前鋒曰：「賊至矣。」克用醉，曰：「仁恭何在？」對曰：「但見可及輩。」克用瞋目曰：「可及輩何足為敵！」亟命擊之。是日大霧，不辨人物，幽州將楊師侃伏兵於木瓜澗，河東兵大敗，失亡太半。會大風雨震電，幽州兵解去。克用醒而後知敗，責大將李存信等曰：「吾以醉廢事，汝曹何不力爭！」

湖州刺史李彥徽欲以州附於楊行密，其眾不從。彥徽奔廣陵，都指揮使沈攸以州歸錢鏐。

以彰義節度使張璲為鳳翔西北行營招討使，以討李茂貞。

復以王建為西川節度使、同平章事。加義武節度使王郜同平章事。削奪新西川節度使李茂貞官爵，複姓名宋文通。

朱全忠既得兗、鄆，甲兵益盛，乃大舉擊楊行密，遣龐師古以徐、宿、宋、滑之兵七萬壁清口，將趣揚州，葛從周以兗、鄆、曹、濮之兵壁安豐，將趨壽州，全忠自將頓宿州。淮南震恐。

匡國節度使李繼瑭聞朝廷討李茂貞而懼，韓建復從而搖之，繼瑭奔鳳翔。冬，十月，以建為鎮國、匡國兩軍節度使。

壬子，知遂州侯紹帥眾二萬，乙卯，知合州王仁威帥眾千人，戊午，鳳翔將李繼溥以援兵二千，皆降於王建。建攻梓州益急。庚申，顧彥暉聚其宗族及假子共飲，遣王宗弼自歸於建。酒酣，命其假子瑤殺己及同飲者，然後自殺。建入梓州，城中兵尚七萬人，建命王宗綰分兵徇昌、普等州，以王宗滌為東川留後。

劉仁恭奏稱：「李克用無故稱兵見討，本道大破其黨於木瓜澗，請自為統帥以討克用。」詔不許。又遺朱全忠書。全忠奏加仁恭同平章事，朝廷從之。仁恭又遣使謝克用，陳去就不自安之意。克用復書略曰：「今公仗金戊控兵，理民立法，擢士則欲其報德，選將則望彼酬恩。己尚不然，人何足信！僕料猜防出於骨肉，嫌忌生於屏帷，持干將而不敢授人，捧盟盤而何詞著誓！」

甲子，立皇子祕為景王，祚為輝王，祺為祁王。

加彰義節度使張璉同平章事。

楊行密與朱瑾將兵三萬拒汴軍於楚州，別將張訓自漣水引兵會之，行密以為前鋒。龐師古營於清口，或曰：「營地汙下，不可久處。」不聽。師古恃眾輕敵，居常弈棋。朱瑾壅淮上流，欲灌之。或以告師古，師古以為惑眾，斬之。十一月，癸酉，瑾與淮南將侯瓚將五千騎潛渡淮，用汴人旗幟，自北來趣其中軍，張訓逾柵而入。士卒蒼黃拒戰，淮水大至，汴軍駭亂。行密引大軍濟淮，與瑾等夾攻之，汴軍大敗。斬師古及將士首萬餘級，餘眾皆潰。葛從周屯於壽州西北，壽州團練使朱延壽擊破之，退屯濠州，聞師古敗，奔還。行密、瑾、延壽乘勝追之，及於渒水。從周半濟，淮南兵擊之，殺溺殆盡，從周走免。遏後都指揮使牛存節棄馬步鬥，諸軍稍得濟淮，凡四日不食，會大雪，汴卒緣道凍餒死，還者不滿千人。全忠聞敗，亦奔還。行密遺全忠書曰：「龐師古、葛從周，非敵也，公宜來淮上決戰。」行密大會諸將，謂行軍副使李承嗣曰：「始吾欲先趣壽州，副使雲不如先向清口。師古敗，從周自走，今果如所料。」賞之錢萬緡，表承嗣領鎮海節度使。行密待承嗣及史儼甚厚，第捨、姬妾，鹹選其尤者賜之，故二人為行密盡力，屢立功，竟卒於淮南。行密由是遂保據江、淮之間，全忠不能與之爭。

戊寅，立淑妃何氏為皇后。后，東川人，生德王、輝王。

威武節度使王潮弟審知，為觀察副使，有過，潮猶加捶撻，審知無怨色。潮寢疾，捨其子延興、延虹、延豐、延休，命審知知軍府事。十二月，丁未，潮薨。審知以讓其兄泉州刺史審邽，審邽以審知有功，辭不受。審知自稱福建留後，表於朝廷。

壬戌，王建自梓州還。戊辰，至成都。是歲，南詔驃信舜化有上皇帝書函及督爽牒中書木夾，年號中興。朝廷欲以詔書報之。王建上言：「南詔小夷，不足辱詔書。臣在西南，彼必不敢犯塞。」從之。

黎、雅間有淺蠻曰劉王、郝王、楊王，各有部落，西川歲賜繒帛三千匹，使覘南詔，亦受南詔賂詗成都虛實。每節度使到官，三王帥酋長詣府，節度使自謂威德所致，表於朝廷。而三王陰與大將相表裡，節度使或失大將心，則教諸蠻紛擾。先是節度使多文臣，不欲生事，故大將常籍此以邀姑息，而南詔亦憑之屢為邊患。及王建鎮西川，絕其舊賜，斬都押牙山行章以懲之。邛崍之南，不置鄣候，不戍一卒，蠻亦不敢侵盜。其後遣王宗播擊南詔，三王漏洩軍事，召而斬之。

右拾遺張道古上疏，稱：「國家有五危、二亂。昔漢文帝即位未幾，明習國家事。今陛下登極已十年，而曾不知為君馭臣之道。太宗內安中原，外開四夷，海表之國，莫不入臣。今先朝封域，日蹙幾盡。臣雖微賤，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為奸臣弄，終為賊臣所有也。」上怒，貶道古施州司戶。仍下詔罪狀道古，宣示諫官。道古，青州人也。

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上光化元年（戊午，公元八九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兩浙、江西、武昌、淄青各遣使詣闕，請以朱全忠為都統，討楊行密。詔不許。

加平盧節度使王師範同平章事。

以兵部尚書劉崇望同平章事，充東川節度使。以昭信防禦使馮行襲為昭信節度使。

上下詔罪己息兵，復李茂貞姓名官爵，應諸道討鳳翔兵皆罷之。

壬辰，河中節度使王珂親迎於晉陽，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守河中。

李茂貞、韓建皆致書於李克用，言大駕出幸累年，乞修和好，同獎王室，兼乞丁匠助修宮室，克用許之。

初，王建攻東川，顧彥暉求救於李茂貞，茂貞命將出兵救之，不暇東逼乘輿，詐稱改過，與韓建共翼戴天子。及聞朱全忠營洛陽宮，累表迎車駕，茂貞、韓建懼，請修復宮闕，奉上歸長安。詔以韓建為修宮闕使。諸道皆助錢及工材。建使都將蔡敬思督其役。既成，二月，建自往視之。

錢鏐請徙鎮海軍於杭州，從之。

復以李茂貞為鳳翔節度使。

三月，己丑，以王審知充威武留後。

朱全忠遣副使萬年韋震入奏事，求兼鎮天平，朝廷未之許，震力爭之。朝廷不得已，以全忠為宣武、宣義、天平三鎮節度使。全忠以震為天平留後，以前台州刺史李振為天平節度副使。振，抱真之曾孫也。

淮南將周本救蘇州，兩浙將顧全武擊破之。淮南將秦裴以兵三千人拔昆山而戍之。

以潭州刺史、判湖南軍府事馬殷知武安留後。時湖南管內七州，賊帥楊師遠據衡州，唐世旻據永州，蔡結據道州，陳彥謙據郴州，魯景仁據連州，殷所得惟潭、邵而已。

義昌節度使盧彥威，性殘虐，又不禮於鄰道。與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爭鹽利，仁恭遣其子守文將兵襲滄州，彥威棄城，挈家奔魏州。羅弘信不納，乃奔汴州。仁恭遂取滄、景、德三州，以守文為義昌留後。仁恭兵勢益盛，自謂得天助，有併吞河朔之志，為守文請旌節，朝廷未許。會中使至范陽，仁恭語之曰：「旌節吾自有之，但欲得長安本色耳，何為累章見拒，為吾言之！」其悖慢如此。

朱全忠與劉仁恭修好，會魏博兵擊李克用。夏，四月，丁未，全忠至巨鹿城下，敗河東兵萬餘人，遂北至青山口。

以護國節度使王珂兼侍中。

丁卯，朱全忠遣葛從周分兵攻洺州，戊辰，拔之，斬刺史邢善益。

五月，己巳朔，赦天下。

葛從周攻邢州，刺史馬師素棄城走。辛未，磁州刺史袁奉滔自剄。全忠以從周為昭義留後，守邢、洺、磁三州而還。

以武定節度使李繼密為山南西道節度使。

朝廷聞王建已用王宗滌為東川留後，乃召劉崇望還，為兵部尚書，仍以宗滌為留後。湖南將姚彥章言於馬殷，請取衡、永、道、連、郴五州，仍薦李瓊為將。殷以瓊及秦彥暉為嶺北七州游奕使，張圖英、李唐副之，將兵攻衡州，斬楊師遠，引兵趣永州，圍之月餘，唐世旻走死。殷以李唐為永州刺史。

六月，以濠州刺史趙珝為忠武節度使。珝，犨之弟也。

秋，七月，加武貞節度使雷滿同平章事，加鎮南節度使鍾傳兼侍中。

忠義節度使趙匡凝聞朱全忠有清口之敗，陰附於楊行密。全忠遣宿州刺史尉氏氏叔琮將兵伐之，丙申，拔唐州，擒隨州刺史趙匡璘，敗襄州兵於鄧城。

八月，庚戌，改華州為興德府。

戊午，汴將康懷貞襲鄧州，克之，擒刺史國湘。趙匡凝懼，遣使請服於朱全忠，全忠許之。

己未，車駕發華州。壬戌，至長安。甲子，赦天下，改元。

上欲藩鎮相與輯睦，以太子賓客張有孚為河東、汴州宣慰使，賜李克用、朱全忠詔，又令宰相與之書，使之和解。克用欲奉詔，而恥於先自屈，乃致書王鎔，使通於全忠。全

忠不從。

九月，乙亥，加韓建守太傅、興德尹，加王鎔兼中書令，羅弘信守侍中。

己丑，東川留後王宗滌言於王建，以東川封疆五千里，文移往還，動逾數月，請分遂、合、瀘、渝、昌五州別為一鎮，建表言之。

顧全武攻蘇州，城中及援兵食皆盡。甲申，淮南所署蘇州刺史台濛棄城走，援兵亦遁。全武克蘇州，追敗周本等於望亭。獨秦裴守昆山不下，全武帥萬餘人攻之。裴屢出戰，使病者被甲執矛，壯者彀弓弩，全武每為之卻。全武檄裴令降。全武嘗為僧，裴封函納款，全武喜，召諸將發函，乃佛經一卷，全武大慚，曰：「裴不憂死，何暇戲予！」益兵攻城，引水灌之，城壞，食盡，裴乃降。錢鏐設千人饌以待之，及出，羸兵不滿百人。鏐怒曰：「單弱如此，何敢久為旅拒！」對曰：「裴義不負楊公，今力屈而降耳，非心降也。」鏐善其言。顧全武亦勸鏐宥之，鏐從之。時人稱全武長者。

魏博節度使羅弘信薨，軍中推其子節度副使紹威知留後。

汴將朱友恭將兵還自江、淮，過安州，或告刺史武瑜潛與淮南通，謀取汴軍，冬，十月，己亥，友恭攻而殺之。

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、周德威將步騎二萬出青山，將復山東三州。壬寅，進攻邢州，葛從周出戰，大破之。嗣昭等引兵退入青山，從周追之，將扼其歸路。步兵自潰，嗣昭不能制。會橫衝都將李嗣源以所部兵至，謂嗣昭曰：「吾輩亦去，則勢不可支矣，我試為公擊之。」嗣昭曰：「善，我請從公後。」嗣源乃解鞍厲鏃，乘高佈陣，左右指畫，邢隊莫之測。嗣源直前奮擊，嗣昭繼之，從周乃退。德威，馬邑人也。

癸卯，以威武留後王審知為節度使。

以羅紹威知魏博留後。

丁巳，以東川留後王宗滌為節度使。

加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侍中。

王珙引汴兵寇河中，王珂告急於李克用。克用遣李嗣昭救之，敗汴兵於胡壁，汴人走。前常州刺史王柷，性剛介，有時望。詔征之，時人以為且入相。過陝，王珙延奉甚至，請敘子侄之禮拜之，柷固辭不受。珙怒，使送者殺之，並其家人悉投諸河，掠其資裝，以覆舟聞。朝廷不敢詰。

閏月，錢鏐以其將曹圭為蘇州制置使，遣王球攻婺州。

十一月，甲寅，立皇子禎為雅王，祥為瓊王。

以魏博留後羅紹威為節度使。

衢州刺史陳岌請降於楊行密，錢鏐使顧全武討之。

朱全忠以奉國節度使崔洪與楊行密交通，遣其將張存敬攻之。洪懼，請以弟都指揮使賢為質，且言：「將士頑悍，不受節制，請遣二千人詣麾下從征伐。」全忠許之，召存敬還。存敬，曹州人也。

十二月，昭義節度使薛志勤薨。

李克用之平王行瑜也，李罕之求邠寧於克用。克用曰：「行瑜恃功邀君，故吾與公討而誅之。昨破賊之日，吾首奏趣蘇文建赴鎮。今才達天聽，遽復二三，朝野之論，必喧然謂吾輩復如行瑜所為也。吾與公情如同體，固無所愛，俟還鎮，當更為公論功賞所為也。吾與公情如同體，固無所愛，俟還鎮，當更為公論功賞耳。」罕之不悅而退，私於蓋寓曰：「罕之自河陽失守，依托大庇，歲月已深。比來衰老，倦於軍旅，若蒙吾王與太傅哀愍，賜一小鎮，使數年之間休兵養疾，然後歸老閭閻，倖免。」寓為之言，克用不應。每藩鎮缺，議不及罕之，罕之甚鬱鬱。寓恐其有它志，亟為之言，克用曰：「吾於罕之豈愛一鎮，但罕之，鷹也，饑則為用，飽則背飛。」及志勤薨，旬日無帥，罕之擅引澤州兵夜入潞州，據之，以狀白克用，曰：「薛鐵山死，州民無主，慮不逞者為變，故罕之專命鎮撫，取王裁旨。」克用怒，遣人讓之。罕之遂遣其子顥請降於朱全忠，執河東將馬溉等及沁州刺史傅瑤送汴州。克用遣李嗣昭將兵討之，嗣昭先取澤州，收罕之家屬送晉陽。楊行密遣成及等歸兩浙以易魏約等，錢鏐許之。

韶州刺史曾兗舉兵攻廣州，州將王鐐帥戰艦應之。清海行軍司馬劉隱一戰破之。韶州將劉潼復據滇、涵，隱討斬之。

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上光化二年（己未，公元八九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未，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、同平章事崔胤罷守本官。以兵部尚書陸扆同平章事。

朱全忠表李罕之為昭義節度使，又表權知河陽留後丁會、武寧留後王敬堯、彰義留後張珂並為節度使。

楊行密與朱瑾將兵數萬攻徐州，軍於呂梁，朱全忠遣騎將張歸厚救之。

劉仁恭發幽、滄等十二州兵十萬，欲兼河朔。攻貝州，拔之，城中萬餘戶，盡屠之，投屍清水。由是諸城各堅守不下。仁恭進攻魏州，營於城北。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。

朱全忠遣崔賢還蔡州，發其兵二千詣大梁。二月，蔡將崔景思等殺賢，劫崔洪，悉驅兵民度淮奔楊行密。兵民稍稍遁歸，至廣陵者不滿二千人。全忠命許州刺史朱友裕守蔡州。朱全忠自將救徐州，楊行密聞之，引兵去。汴人追及之於下邳，殺千餘人。全忠行至輝州，聞淮南兵已退，乃還。

三月，朱全忠遣其將李思安、張存敬將兵救魏博，屯於內黃。癸卯，全忠以中軍軍於滑州。劉仁恭謂其子守文曰：「汝勇十倍于思安，當先虜鼠輩，後擒紹威耳！」乃遣守文及其妹婿單可及將精兵五萬擊思安於內黃。丁未，思安使其將袁象先伏兵於清水之右，思安逆戰於繁陽，陽不勝而卻，守文逐之。及內黃之北，思安勒兵還戰，伏兵發，夾擊之。幽州兵大敗，斬可及，殺獲三萬人，守文僅以身免。可及，幽州驍將，號「單無敵」，燕軍失之喪氣。思安，陳留人也。

時葛從周自邢州將精騎八百已入魏州。戊申，仁恭攻上水關、館陶門。從周與宣義牙將賀德倫出戰，顧門者曰：「前有大敵，不可返顧。」命闔其扉。從周等殊死戰，仁恭復大敗，擒其將薛突厥、王鄶郎。明日，汴、魏乘勝合兵擊仁恭，破其八寨，仁恭父子燒營而遁。汴、魏之人長驅追之，至臨清，擁其眾入永濟渠，殺溺不可勝紀。鎮人亦出兵

邀擊於東境，自魏至滄五百里間，殭屍相枕。仁恭自是不振，而全忠益橫矣。德倫，河西胡人也，劉仁恭之攻魏州也，羅紹威遣使修好於河東，且求救。壬午，李克用遣李嗣昭將兵救之。會仁恭已為汴兵所敗，紹威復與河東絕，嗣昭引還。

葛從周乘破幽州之勢，自土門攻河東，拔承天軍。別將氏叔琮自馬嶺入，拔遼州樂平，進軍榆次。李克用遣內牙軍副周德威擊之。

叔琮有驍將陳章，號「陳夜叉」，為前鋒，請於叔琮曰：「河東所恃者周楊五，請擒之，求一州為賞。」克用聞之，以戒德威，德威曰：「彼大言耳。」戰于洞渦，德威微服往挑戰，謂其屬曰：「汝見陳夜叉即走。」章果逐之，德威奮鐵槌擊之墜馬，生擒以獻。因繫叔琮，大破之，斬首三千級。叔琮棄營走，德威追之，出石會關，又斬千餘級。後周亦引還。

丁巳，朱全忠遣河陽節度使丁會攻澤州，下之。

婺州刺史王檀為兩浙所圍，求救於宣歙觀察使田頵。夏，四月，頵遣行營都指揮使康儒救之。

五月，甲午，置武信軍於遂州，以遂、合等五州隸之。

李克用遣蕃、漢馬步都指揮使李君慶將兵攻李罕之，己亥，圍潞州。朱全忠出屯河陽，辛丑，遣其將張存敬救之，壬寅，又遣丁會將兵繼之。大破河東兵，君慶解圍去。克用誅君慶及其裨將伊審、李弘襲，以李嗣昭為蕃、漢馬步都指揮使，代之攻潞州。

庚戌，康儒等敗兩浙兵於龍丘，擒其將王球，遂取婺州。

六月，乙丑，李罕之疾亟。丁卯，全忠表罕之為河陽節度使，以丁會為昭義節度使。未幾，又以其將張歸霸守邢州，遣葛從周代會守潞州。

以西川大將王宗佶為武信節度使。宗佶，本姓甘，洪州人也。

丁丑，李罕之薨於懷州。

保義節度使王珙，性猜忍，雖妻子親近，常不自保。至是軍亂，為麾下所殺，推都將李璠為留後。

秋，七月，朱全忠海州戍將陳海賓請降於楊行密。淮海游奕使張訓以漢賓心未可知，與漣水防遏使廬江王綰將兵二千直趣海州，遂據其城。

加荊南節度使成汭兼中書令。

馬殷遣其將李唐攻道州，蔡結聚群蠻，伏兵於隘以擊之，大破唐兵。唐曰：「蠻所恃者，山林耳。若戰平地，安能敗我！」乃命因風燔林，火燭天地，群蠻驚遁，遂拔道州，擒結，斬之。

朱全忠召葛從周於潞州，使賀德倫守之。八月，丙寅，李嗣昭引兵至潞州城下，分兵攻澤州。己巳，汴將劉玘棄澤州走，河東兵進拔天井關。以李孝璋為澤州刺史。賀德倫閉城不出，李嗣昭日以鐵騎環其城，捕芻牧者，附城三十里禾黍皆刈之。乙酉，德倫等棄城宵遁，趣壺關，河東將李存審伏兵邀擊之，殺獲甚眾。葛從周以援兵至，聞德倫等已敗，乃還。

九月，癸卯，以鳳翔節度使李茂貞為鳳翔、彰義節度使。

李克用表汾州刺史孟遷為昭義留後。

淄青節度使王師範以沂、密內叛，乞師於楊行密。冬，十月，行密遣海州刺史臺濛、副使王綰將兵助之，拔密州，歸於師範。將攻沂州，先使覘之，曰：「城中皆偃旗息鼓。」綰曰：「此必有備，而救兵近，不可擊也。」諸將曰：「密已下矣，沂何能為！」綰不能止，乃伏兵林中以待之。諸將攻沂州不克，救兵至，引退。州兵乘之，綰髮伏擊敗之。

十一月，陝州都將朱簡殺李璠，自稱留後，附朱全忠，仍請更名友謙，預於子姪。

加忠義節度使趙匡凝兼中書令。

馬殷遣其將李瓊攻郴州，執陳彥謙，斬之；進攻連州，魯景仁自殺，湖南皆平。

十二月，加魏博節度使羅紹威同平章事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